

论埃林·彼林作品在中国的译介和传播——以《老牛》为例

ELIN PELIN'S SHORT STORY "THE OLD OX" AND ITS CHINESE TRANSLATIONS

Nora Chileva¹

Abstract: Elin Pelin, one of Bulgaria's most prominent authors, has been translated into many languages, including Chinese. This paper adopts the method of close reading of the Chinese text to interpret one of the key works of Elin Pelin, *The Old Ox* (*Lao Niu*). In the 1920s it was translated by Mao Dun, who was impressed by the story. In 1980 Foreign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the translated version of Chen Wenyuan and Wei Zhendong. It is a given that the translator's writing style determines the Chinese readers' understanding of the original. Mao's translation is short and anciently beautiful and the one from the 80s is longer and simple in expression. However, neither version accurately expresses the style of the original because none of the translators read Bulgarian; as a result the translated work shows the translator's writing style rather than the style of the original.

Keywords: Elin Pelin; *The Old Ox* (*Lao Niu*); translation problems

埃林·彼林是保加利亚最著名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尤其是那些描写农村生活的短篇小说在世界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出版，这其中也包括中文。据考证，他一生中并没有发表过长篇小说。除了中、短篇小说外，还写过一些诗歌、民谣、儿童故事等等，题材除了写农民和农村生活外，还有少儿读物和军事文学。早在20世纪20年代，他的作品《老牛》就经茅盾先生翻译介绍到中国，并受到他的好评。

埃林·彼林的作品被翻译成汉语的数量算是很多的了，甚至比一些更知名的外国作家还要多。得益于鲁迅、茅盾、周作人等一批中国知名文化人对他的介绍，更得益于对他的作品的翻译，很多中国读者也了解他。不过中国文学评论界发表的评论文章却很少，除了一些研究保加利亚文学整体状况的论文之外，没有一篇单独研究作家埃林·彼林及其作

¹ *Nora Chileva-Xiao (PhD). Research field: Ancient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Cultural studies. E-mail: nchileva@gmail.com*

品的文章。虽然这位作家没有像一些外国著名作家那样靠着一部或几部作品在中国产生巨大的轰动。人们对他的作品的解读在不同的年代也不同。不过，埃林·彼林却一直在中国没有“过时”——早年间，人们读他的乡村文学；现在，人们更多地是读他的儿童文学作品。对于他的作品的翻译，也有几十部之多，但却主要是从第三种语言翻译过来的。所以，埃林·彼林的作品在中国仍然像丰富的矿藏，还有大量挖掘的空间。

本文采用文本细读的方法，以中保两国视野对比解读埃林·彼林的主要作品，包括《老牛》。

埃林·彼林的作品最早被翻译成汉语的是茅盾先生发表在1926年第234期《文学周报》²社丛刊《雪人》一书中的短篇小说《老牛》。但是，赵蔚青先生认为这篇小说发表于1928年的《雪人》一书中。

埃林·彼林曾经讲到过关于《老牛》的写作，说那是在一间咖啡馆里创作完成的。他的写作习惯一般是用很长时间仔细地构思，经反复推敲后再下笔。而这篇作品却是冒出了一个念头后就一气呵成了，因此对这篇小说如此快的完成他感到不满意。小说发表在《画家》杂志之后在出版合集时又做出了一些修改。

一个在艺术上站在巅峰的作家对于自己的一个短篇作品如此重视，还要在发表后再去完善，这在今天的作家里是不多见的，反复修改自己的作品一般说来是没有稿酬的，更多作家宁可抓紧时间去赶下一部作品。要知道这个短篇译成汉字后还不到3000字。

与伐佐夫更接近于纪实文学风格、作为见证人的写作方法完全不一样，埃林·彼林的作品风格更偏于发挥文学本身的魅力。虽然他也是现实主义作家，但文笔与前者相比更温和而富于情调。

茅盾先生在他翻译的后记里这样写道：“此篇《老牛》朴质缠绵，云可代表潘林之作风。衰弱的老牛，退休养老，委实是寂寞无聊，回忆壮年事业，不胜今昔之感，表现出来宛如人类，而又非直用拟人格，即此一端，亦足见潘林艺术手段之巧妙圆熟了。”

《老牛》这个短篇在茅盾先生这里因为翻译年代早，所以有些语法修辞的使用和现在的习惯并不完全一致，最让人觉得奇怪的是，他把这头牛的名字翻译成“特尔忒畜”，特别是“特”字，现在在汉语使用中已经很少见了。据《新华字典》中的解释，它是雌性牲畜的意思。

在1980年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陈文策、魏振东翻译的同一篇小说中，老牛的名字被翻译成别尔乔。

前者是从英文译本中转译的，后者是从俄文译本中转译的。

虽然我可以读懂这篇小说的保加利亚语原文，但以我的文学功底和汉语基础，去评价两个中文译本哪一个更优秀些，显然是班门弄斧。

² 文学周报社丛书：现代文艺丛书。郑振铎主编。1925年11月至1941年由上海文学周报社、上海开明书店陆续出版。因当时郑振铎正在为文学研究会编《文学周报》而得名。共计28种，包括小说、诗歌、散文、文艺理论、漫画集和翻译。

一边是早有定论的中国文学史上的巨匠，另一边是中国资深的俄语翻译家，我只有从他们的著作中汲取营养的份儿。可是，这个比较还是不得不做的，因为本文所谈的就是埃林·彼林的作品在中国的译介情况。所以，也只能不揣冒昧了。

这个短篇写的是“我们家”的一头老牛在它生命中最后日子里的事，它没有太复杂的故事结构和角色，除了这头老“特尔忒畜”或老“别尔乔”之外，出场的其他角色都没有名字，无非是“我”和父母、乡亲，还有些小牛小羊之类，都是十足的配角。所以，这篇英译本译出2900字、俄译本译出了2600字的短篇小说，若说它是一篇散文也毫无问题。埃林·彼林的短篇还有不少都类似于《老牛》的风格，也许他写作这些作品时根本也没有考虑过它们应该归于哪一类吧。

让我们从这两个译本中分别摘取一些片段来感受一下。

首先是茅盾先生的英译本中的——

“在我所有的儿时的回忆里，除了那温暖的家庭的窝，除了我的本乡，那是横贯著有一条急水的河，像一个快乐的姑娘，我们常常在她的岸旁玩的；是呀，在我所有的可爱的故乡的美景——十分温柔地向著我微笑的美景的回忆里，总是耸立著那庞大的瘦骨嶙峋的特尔忒畜——我家的老牛。

依著牛类的大耐性与沉静，它于许多年来任重服劳，曾无一些怨意，而现在它是老了，衰弱了。我的父亲看著它从一头小小的犊儿至于壮大，以至于老弱，我的父亲是知道它一生辛苦，总是顺著命运地服从和劳作。我的父亲爱这个老工人——老伙计；他对于它想不出一毫一丝的不满意，他是满心的可怜它，所以不再拿什么工作去磨烦它了，只是让它安逸地自由地终老它的余年了。”

下面是俄译本的，因是一本埃林·彼林的选集中的，全书的译者署名是陈文策和魏振东两个人，但未标注本篇由谁翻译——

“每当我想起自己的童年，想起家庭的温暖，想起高高的山岗上太阳直晒着故乡的村庄，想起我们曾经在那岸边玩耍的小河，在我的记忆里便浮现出一只庞大瘦瘠的公牛——我们的老别尔乔。

在长久的岁月里，它任劳任怨，在它那公牛性格的巨大的沉默中拉犁耕田终至衰老无力。我的父亲亲手养大了它，知道这头牲口的充满了劳动和顺从命运的一生。他热爱这个年老的四条腿的劳动者，他的这位无可非议的朋友。他全心全意地怜恤它，在它没有用了以后，他既不想卖掉它，也不拿什么活儿去折磨它，只是让这条老牛自由自在安安静静地度过它的晚年。”

不知道其他能看到这两篇译文并加以比较的读者的看法，我还是认为在文笔上茅盾先生的更精彩些。固然我可能有以下这样的误读，那就是恰恰是茅盾先生这样民国早期的笔法句式和用词习惯让我在看文章

时联想到了他那个时代那批才华横溢的文人们笔下的那些浪漫的乡下情调，不由得对这篇译文产生了崇敬感。因此看不出译得更平实的俄译本带给我们的朴素之美。

我知道中国有一句话叫做“文无第一”。不同的人对同一篇文章的不同译法的评价可能完全不同，但也很难说谁才是完全正确的。所以，我当然不能说我的观点就是正确的。不过从读过原文的一个保加利亚人的角度来看，茅盾先生的翻译更接近于我们对埃林·彼林小说的感受。

下面是这两篇译文结束部分的比较，仍然先引用茅盾先生的英译本——

“当我们同父亲再来时，犍尔忒畜已经死在田里，它的头枕著那花圈，它的眼睛睁得大大的望著天上，幽悒的，静点的，又美丽的，可是已经没有知觉。

就是这么的死了，那老的有用的劳动者，那哑口的我们的朋友。于是在田边，就是它从前工作过并且休息过它那疲倦的头的田边，我们葬了它，竟应了葬人的规矩。在它的坟上，那是铺了白石的，每逢春季便生了些美丽的花儿。”

下面是俄译本的——

“等我们同父亲回来的时候，别尔乔已经躺在那儿死了。它把头伸在开满鲜花的田埂上，睁大着眼，凝视着蔚蓝色的天空。它那双悲伤、沉静、美丽的眼睛现在已经什么都看不见了。这位年老的劳动者，我的这位无言的朋友就这么死去了。我们在别尔乔曾经耕耘过并且来这儿死去的田地旁边，掘了一个深坑，像埋葬人一样埋葬了这头老牛。坟墓用白色的石头筑了一道围墙。每到春天，坟墓上便长满了鲜艳的花草。”

看起来茅盾先生的译文更精致一些，忧伤的气息更浓，而俄译本还是保持着平实的特色。两相比较，我仍然坚持前面的评价。

在埃林·彼林的作品中，远不止一篇把牛作为重要角色。比如《在犁沟上》，这篇小说描述了农民波奈因为母牛在耕地最需要的时候断气了。他为此无比痛苦和绝望。牲畜是他生活的一部分，没有它农民不能完成他们的农活。波奈的故事是保加利亚很多农民的故事。

而在刚才提到的那本转译自俄译本、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埃林·彼林选集》中另有一篇《一头母牛》。这篇只印了一页半纸的作品更像一篇博客的短文。它写的是一头不知来自何处的母牛，站在聚了一伙人的一个门口，伸着脖子往大门里看，“我”对它表示了好感，而它对我也做了友好的回应。但我就是不知道它在关心什么，观察了半天“我”才明白，它对门口那群人和那些人关心的事都没有兴趣，它只是在看大门内院子里长着的青草。

几年前我在北京京剧院的排练场看见了一大批早晨练功的青年演员中有一位七、八十岁的老者，他也像那些年轻人一样认真地压腿和下

腰。有人给我介绍说这是一位非常著名的京剧演员，名叫谭元寿³。我问谭先生是不是最近有什么需要做武打动作的演出才练功，他的回答是最近没有那样的演出。

“都演了一辈子戏了，早起练功是我的乐趣。”他这样回答。

在老先生看来，他以唱戏为业，包括了练功和演出两部分，而不只是后者。

埃林·彼林是保加利亚的大作家，上面提到的写牛的文章当然不是他的代表作。不过这样的写作也可以把它看成是练功。我们也能从中感受到它的意境，甚至能从这样的短文中体会到一些悲天悯人的情怀，这当然也是有意义的。不然我们就无法理解为什么茅盾先生会首先选择《老牛》这篇保加利亚小说推荐给中国读者了。

埃林·彼林在家乡过着与大部分保加利亚农民一样的日子。这使他能够平视乡亲们生活，体会农民生活的种种滋味。并将这些滋味细细咀嚼，写到小说里，提炼成了一篇篇充满人文情怀的文字。

当他的小说被译成汉语时，曾经使有的中国读者感觉与中国的乡村题材文学作品有些不同。当时中国的乡村题材的小说中，农民的痛苦绝大部分都是由于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极端匮乏造成的，小说中的矛盾也都围绕着这些线索展开。在如此极端的社会背景下，中国的乡村题材小说中的矛盾都写得十分尖锐；而以解放后为时代背景的乡村题材的小说，大部分都在回答一个问题，是继续走单干的老路还是走集体化的道路。其政治动机都是为了解决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原本不丰富又大量向少数人手中集中的问题。解决的方式按当年中国人的说法就是“阶级斗争”。

也就是说，那时中国的文学作品，即使是以普通农民为主要人物展开的，也都与彼时中国最大的社会问题直接挂了钩。

越是像赵树理、柳青、浩然这样非常熟悉农民、熟悉农村的作家，越不单纯把描写农民的小日子作为小说的第一要务，他们笔下的农村和农民总是与国家的大环境紧密联系在一起。

在埃林·彼林的一生中，保加利亚也经历了巨大的时代变革——民族解放、两次世界大战、政治制度的更迭等等。但与中国的那些著名作家如鲁迅、茅盾等人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中国的这两位伟大作家都是促使中国社会、文化制度变革的积极参与者。而我们却找不到保加利亚国家、社会、民族变革中埃林·彼林直接参与的痕迹。即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担任随军记者，他也只是个普通的记者，甚至不能算是个有影响的记者。

与那些大是大非的概念相比，埃林·彼林的小说写的故事就显得“

³ 谭元寿（1929年1月4日—2020年10月9日），男，汉族，湖北武昌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京剧代表性传承人，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国家一级演员。

小”了一些。埃林·彼林的乡村小说中的人物与国家、民族的大是大非直接联系起来的几乎是没有的，他们整天都在围绕着“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理想来经营自己和家庭。但是过小日子的农民当然也要活在社会矛盾、阶级矛盾和人性的矛盾之间。以“小”事情去见“大”人性，我想这也是埃林·彼林作品的特色甚至可以说是伟大之处。

世界各国在评价埃林·彼林其人其作品时，与中国文学界对他的评价几乎是一样的。俄国著名作家高尔基就说，有埃林·彼林这样的作家，是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引以为豪的。

中国著名学者施蛰存说：“从伐佐夫以后，没有人能写短篇小说比爱林·沛林更好。爱林·沛林的题材大多取自保加利亚农民。在他笔下，保加利亚农民的阴暗生活，往往会唤起你的同情……他的风格总是很朴素而单纯……”

当然，鲁迅、茅盾等人更是直接翻译或介绍了埃林·彼林的作品，仅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他们对这位保加利亚作家的重视程度了。

埃林·彼林一生没有加入任何政治团体，从他的小说中也看不出对任何政治团体的主张有突出的热情。不过，这并不妨碍他在小说中表现出对国家、民族之爱，也不妨碍他对自然的赞美、对农民淳朴性格的赞许、对他们自私和狭隘的讽刺以及对他们生活无助时的怜悯。也就是说，他是一个人道主义者。所以，他描写农民生活时的态度，我觉得用中国的一个成语可以很好地概括，这就是——悲天悯人。

保加利亚1878年解放后的文学作品被译成汉语的，除了文学鼻祖伊凡·伐佐夫的著作之外，埃林·彼林的作品是最多的。他的中篇小说出版过三种译本，另外还有部分作品被选入了五本合集之中。1980年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从俄文转译的《埃林·彼林选集》，共32万字，可以说是汉译保加利亚文学至今最丰富的一个选集。

埃林·彼林短篇小说中的不少故事，是作家在某一个地方看到的或听到的一件事联想到另一个事情的结果。在《我是怎么学习写作的》章节中作家谈到他在完成一个短篇小说之前必须知道事情的经过，脑子里应该有一个完整的画面，尤其是作品的结尾对他来讲十分重要：“读完一个完整的作品后，你就会知道里面发生的故事，说出的一些话。我总告诉我们一些年轻的作家，如果你开始写之前不知道你小说的结尾，那就跟你开始往某个方向走，而不知道究竟会到什么地方去情况完全一样。”⁴

埃林·彼林乡村题材小说中，描写的人物分两伙：一伙是他偏爱的人群，像穷人、穷人的儿女、农村人、牧羊人、流浪汉和教师等等；另一伙是他不喜欢的人，有钱人、村长、律师、警察和牧师等等。

⁴ Елин Пелин. Съчинения в шест тома. Ред. Боров. Т., Генов К., Русев П., София: „Български писател“, 1977 г. том 1-4.

前一伙人勉强地养活自己，后一伙人是在被穷人养得肥肥的无赖。这两伙人的碰撞是埃林·彼林很多小说的主干。

有时候故事的地点只发生在穷人的地盘上，比如说《割草人》、《斯巴索夫山》、《在磨坊附近》等。这里没有坏人的出现，没有剥削人的富人，没有贪财的律师，没有愚昧的牧师。但要注意到，所讲的故事，或许应该说生活悲剧，问题的来源仍然是那个不平等的世界。

翻译者写作的风格也决定着中国读者对原著风格的理解。还以《老牛》为例，相信每一个读过这篇小说两种不同译本的读者都同意，两个译者的写作风格是不同的。一个唯美些，一个朴实些。但这两种译本都没有准确地表达出原著的风格。除了译者的写作风格不同的影响外，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译者都没有读过保加利亚语的原著，所以就算他们主观上同意这样的观点——翻译作品不能展示译者的写作风格，而应尽量体现原著的风格——也无法做到。

从不同年代、不同译者翻译的埃林·彼林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写作风格，这当然是不同的翻译者造成的。要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当然还是直接从保加利亚语的作品中去翻译。并尽量使读者更具体地了解小说故事发生年代的情况。

参考文献

[1] 埃林·彼林著，陈文策、魏振东译：《埃林·彼林选集》，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0年6月第1版。[Ailin • Bilin zhu, Chen Wenyun, Wei Zhendong yi. "Ailin • Bilin xuanji". Beijing: Waiguo wenxue chubanshe, 1980.06. - 1]

[2] 陈登颐、邱威合译：《保加利亚短篇小说选》，光明书局，1953年4月第6版。[Chen Dengyi, Qiu Weige heyi. "Baojialiya duanpian xiaoshuo xuan", Guangming Shuju, 1953.04 - 6]

[3] 戈宝权主编：《东欧文学史》，重庆出版社，下册，第五章《保加利亚文学》，1990年，894-926页。[Ge Baoquan zhubian. "Dongou wenxue shi" Chongqing chubanshe, xiace, Diwu zhang "Baojialiya Wenxue". 1990, pp. 894-926]

[4] 杨燕杰：《保加利亚文学》，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年3月第1版。[Yang Yanjie. "Baojialiya Wenxue". Beijing: Waiyu jiaoxue yu yanjiu chubanshe, 2000. 03 - 1]

[5] 余志和译：《保加利亚短篇小说选》，新华出版社，1984年。[Yu Zhihe yi. "Baojialiya duanpian xiaoshuo xuan". Xinhua chubanshe, 1984]

[6] **Елин Пелин 1977**: Елин Пелин. Съчинения в шест тома. Ред. Боров. Т., Генев. К., Русев. П., София: Български писател, 1977, том 1 - 4. [**Elin Pelin 1977**: Elin Pelin. Sachinenia v shest toma. Red. Borov. T., Genov. K., Rusev. P., Sofia: Balgarski pisatel, 1977 tom 1 - 4.]

[7] **Михайлов 1999:** Михайлов, Димитър. Критически текстове за Алеко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 Елин Пелин, Йордан Йовков, Българска литература. В.Търново: Слово, 1999 [**Mihaylov 1999:** Mihaylov, Dimitar. Kriticheski tekstove za Aleko Konstantinov, Elin Pelin, Yordan Yovkov, Balgarska literatura. V.Tarnovo: Slovo, 1999.]

[8] **Радев 1992:** Радев, Симеон. Страници за Елин Пелин. Творчеството на писателя в българската литературна критика. София: Издателска къща ПАРАФ 1992 с. 36 – 39 [**Radev 1992:** Radev, Simeon. Stranitsi za Elin Pelin. Tvorchestvoto na pisatelya v balgarskata literaturna kritika. Sofia: Izdatelska kashta PARAF 1992 s. 36 – 39.]

[9] **Речник на Българската литература 1977:** Речник на българската литература. София: БАН, 1977 г., том II. [**Rechnik na Balgarskata literatura 1977:** Rechnik na balgarskata literatura. Sofia: BAN, 1977 g., tom II.]

[10] **Тодорова, Динеков 1979:** Тодорова, Иванка, Петър Динеков. Творби и проблеми-литературни анализи. том 1. София: Български писател, 1979. [**Todorova, Dinekov 1979:** Todorova, Ivanka, Petar Dinekov. Tvorbi i problemi-literaturni analizi. tom 1. Sofia: Balgarski pisatel, 1979.]



Рисунка „Стария вол“ – молив, колаж върху цветна хартия
 Автор: Гергана Рахнева (Gergana Rahneva) – родена на 12.01.1982 г. в гр. Русе.
 Работи в областта на живописа, графиката и илюстрацията.